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五

戊寅（公元1638年）□二月初一日 在官莊茶房。時顧僕病雖少瘳，而孱弱殊甚，尚不能行。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，同向黑鹽井，迂路兩日，往姚安府，以此路差可行，不必待街子也。 初二日、初三日、初四日 在茶房。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，而顧僕孱弱如故。心法亦不至。

初五日 前上雷應諸蜀僧返。諸僧待明日往馬街，隨街往爐頭出大姚。余仍欲隨之，而病者不能霍然，為之怏怏。

馬街在西谿東坡上，南去元謀縣二□五里，北去黃瓜園三□五里，東至雷應山簷口□里，西至溪西坡五里，當大塢適中處，東西抵山，共逕□五里，南抵山，北逾江，共逕一百三□里，平塢之最遙者也。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，為黔府莊田。茶房即在馬街坡北。

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，馬街南二□五里。其直南三□五里為臘坪，與廣通接界；直北九□五里為金沙江，渡江北□五里為江驛，與黎溪接界；直東六□里為墟靈驛東嶺頭，與和曲州接界；直西四□里為西嶺，與大姚縣接界。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，南遙與新化州直對，東遙與嵩明州直對，西遙與大姚縣直對。東界大山即墟靈驛與雷應山也，南自大麥地，直北抵金沙江南岸，橫亙二百里，平障天半焉。西界山層疊錯出，亦皆自南而北。縣治之支，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，分支結為縣治。其餘支西繞者，由縣西直北□五里西溪之口而止，是為第一層；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，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，至西溪口，東支已盡，此支更夾之而北，至扁擔浪而止，是為第二層；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，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，中界苴林後水，即所謂西尖界嶺也；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，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，中界爐頭溪水，即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；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峰山分支東來，與亂石岡同夾而北，中界河底之水，即所謂舌甸獨木橋西山也。諸山皆夾川流北出，或合西溪，或出苴樵而下金沙，故自縣以北，其西界諸山，一支既盡，一支重出，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。其東界水皆小，惟墟靈驛一支較大，南出馬頭山之南，經縣治東而北與西溪合。自是北，溪東之村，倚東界山之麓甚多；官莊之北，□里為環州驛，又□里為海鬪村，又□五里為黃瓜園。溪西之村，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；西坡下村，與官莊對峙，北□五里為五富村，又□里為苴寧村，又北逾嶺二□里，為扁擔浪，於是北夾西溪，盡於金沙焉。

西界諸山，俱自定遠夾流分支，東北而盡於金沙江。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，與金沙北岸「蜀滇交會」之嶺，駢擁天北。從塢中北向遙望，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。余初以為俱江北之山，及抵金沙江上，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，自北而南，環東山於其北，界西山於其西，始知此方頂之山，猶在金沙之南也。其山一名方山，一名番山，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。其地猶大姚縣屬，在縣東北百四□里苴樵之境，東臨金沙江。是此山又從西北勝州界環突東南，界金沙於外，抱三姚於中，與此西界回合，而對峙為門戶者也。

金沙巡司，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，自此再東，過白馬口、普渡河北口，即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、馬湖。巡司之西，其江自北來，故云南之西北界，亦隨之而西北出，以抵北勝、麗江焉。

初六日 是早，雲氣少翳，諸蜀僧始欲遊街子，俟下午渡溪而宿，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。既晨餐，或有言宜即日行者。悟空以余行有伴，辭不去，而顧僕又以懨懨不能速隨諸僧後，雖行，心為忡忡。出茶房西一里半，渡西溪，溪從此西曲，從其南岸隨之。又一里餘，抵西山下，溪折而北，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。又北一里餘，有村當路北，遂由其南西向入峽。半里，涉枯澗，乃躡坡上。其坡突石，皆金沙燁燁，如雲母堆疊，而黃映有光。時日色漸開，躡其上，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。一上二里，逾其頂，望其西又辟一界，有尖山獨聳，路出其間，乃望之而趨。西向漸下，三里，抵塢中，有水自南峽中來，至此繞塢東北去。其水不深而闊，路北數□家，倚河東岸。由其南渡河而西，有枯澗自西來，其中皆流沙沒足，兩傍俱回崖互壁，夾峙而來，底無滴水，而沙間白質皚皚，如嚴霜結沫，非鹽而從地出，疑雪而非天降，則硝之類也。路當從澗底直入，諸僧之前驅者，誤從南坡躡嶺上。上一里，見其路愈南，而西尖在西，知其誤，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。一里，復循底西行，見壁崖上懸金丸累累，如彈貫叢枝，一墜數百，攀視之，即廣右所見顛茄也。行澗底二里，其底轉自西北來，路乃從西南躡嶺。一里半，盤嶺頭西出，又一里半，西南下坡。其處開壑灣環而北，涉壑底而西，不見有水。半里，循西坑入，見石峽中有水潺潺，其峽甚逼，水亦甚微。一里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，下就涉之。其流之側，有窩如半匏，仰東崖下，涵水一盂，不流不竭，亦瀦水之靜而有常，不與流俱汨者也。涉細流西上，逾坡半里，有植木為坊者，上書「黔府官莊」。西下半里，有數家在坡北，其壑亦灣環而北，中有田塍數□畦，想即石峽之上流，得水如線，遂開此畦，所謂「黔府莊田」是也。時諸僧未及攜餐，令其徒北向彝家覓火。余輩隨大道繞其南而西，一里，又有木坊在西坡，書亦如前，則其西界也。從此西下，又涉一枯澗，遂西上嶺，其上甚峻。前乞火僧攜火至，而不得泉，莫能為炊。上嶺二里，盤峽而西，又半里，轉而南，半里，一坪北向，環窪中亦無水，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。隨坪稍南，半里，復西上，其上愈峻。二里，登岡頭，以為逾嶺矣，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也。望西尖尚在其北，隔一深坑甚遙，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互其兩頭，又自成一界焉。從脊向西行二里半，又南轉峽上，循而環之，又西北上，再涉峻嶺。二里，登岡頭，又以為逾嶺矣，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。又從脊西向行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，壑蟠空於下，脊端突起於外，西接橫互之界，樹叢石錯，風影颯颯動人，疑是畏途。時肩擔者以陟峻難前，顧僕以體弱不進，余隨諸僧後，屢求其待之與俱，每至一嶺，輒坐待久之，比至，諸僧復前，彼二人復後。余心惴惴，既恐二人之久遲於後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，屢前留之，又後促之，不勝惶迫，愈覺其上不已也。從脊行三里，復從嶺西上一里，遂陟橫互南山之北巔。其巔與中突之尖，南北相對，上有石疊垣橫界，是為元謀東界、大姚西界，即武定、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。路由其間，登巔之絕處，則有盤石當頂，於是從南橫之巔，南向陟其脊，東瞰元謀，西瞰爐頭，兩界俱從履底分塢焉。南行脊上二里，西向下二里，路側漸墜成峽，石坎累累，尚元滴水。歷石坡直下，一里，抵峽中。峽西又有回岡兩重，自東北而蟠向西南。於是涉峽盤岡，再逾坡兩重，共七里，乃西南下嶺。一里，始及其麓，其塢乃南北大開，中有溪界之，望見滇西有大聚落，是為爐頭。時諸僧已饑，且日暮，急於問邸，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。

初七日 土人言，自爐頭往獨木橋，路止四□里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。余信之。時顧僕奄奄，諸僧先飯而去，余候顧僕同行。是早陰翳如昨，西望爐頭大村行。半里，渡一北溪流，又西一里餘，直抵西界山麓。又有一溪頗大，自南峽中來，渡之，北上崖，即爐頭大村也。其溪環村之前，轉而北去。爐頭村聚頗盛，皆瓦屋樓居，與元謀來諸村迥別。其西復有山斜倚，循其東麓西南溯流行，三里，逾一東突之坡，乃南下。半里，涉塢，一里，又南涉坡而上。其坡自西而東突，與北坡東向，環成中塢，溪流北注於前，田塍環錯於內。陟南坡一里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，倚東山為塢。由坡西南行一里，下坡，溪自北而南，乃橫涉之。登其西崖，則見所涉之北，其溪復自北來，有支流自北峽來者，小水也。從崖西行，已復逾溪之南岸，溯溪上。溪在北峽，有數家倚其南岡。從其中西行二里，北峽兩崖對竦，石突如門。其北崖石半有流環其腰，土人架木度流，引之南崖，沸流懸度於上，亦奇境也。路循南崖之腰，盤崖西下，又半里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，南北俱削崖峙門，東西又危坡夾塹，境奇道險。渡溪，又西上坡半里，躡坡南，則復逾溪之北崖，溯溪上。西二里，一峰危突溪西，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，支溪自其北壑而下。有岐西渡支溪，直躡西峰者，小路也；自支溪之東崖，陟坡循峽而北入者，大道也。余乃從大道北上坡。半里，由坡峽平行，一里，隨峽折而北，路緣塹，木叢路旁，幽篁深崖，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。一里餘，峽漸從下而高，路稍由高而下，兩遇之。遂西陟峽中細流，復從峽西躡嶺西上，即盤而北，乃知是為中懸之岡，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，與所涉之峽流即會於岡前。緣岡北上一里，左右顧瞰，其下皆峽，而流貫其中，斯岡又貫二流之中，始覺西尖之嶺，峰隆泉縮，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。從岡脊北向，以漸上躡，亦以漸轉西，二里，登岡

之首，望其岡，猶自西峰東突而下者。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，既穹南山一重，即從其北峽中度而北，再起中峰，又互為此山一重，即從其北嶺環支而東，又互為北山一重，恰如「川」字，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，是其中支也。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，乃循其峰之東崖西南上，一里半，是為亂石岡，遂凌其峰之崖，下瞰南峽之底，即其中度處也，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。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，逶迤曲折，下四里，復從岡上西北行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，其溪流分大小。平行岡上二里，即從其端下，西渡大溪。由溪西上坡，稍轉而北，半里，從北峽轉西，遂向西塢入，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，循北山西行矣。二里半，有村在溪南，倚南山之坡，北山亦至是南突，路遂從所突峽中上。乃踞峽石而飯。又一里，盤其南崖，從崖轉西。又一里，逾其西坳，乃西下坡。半里，抵坡之西麓，其西復開成塢。半里，路循溪北之山，又有村倚溪南之麓，與前倚溪南之坡者，皆所謂「夷村」也。西行三里，一溪自南峽來，路亦隨之南轉。稍下，渡西來小水，從南坡西上，二里逾其坳，西北下一里，下至壑中。其壑南向，而大山環其北，又有小水東南流，當亦下大溪者，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，不見也。

渡小水，又西上一里，透西坳出，始見西塢大開，大溪貫其中，自西而東，抵所透坳南，破其峽壁東去，其峽逼東甚隘，回顧不能見。西下坡半里，抵塢中，遵溪北塢西行，半里，過一小村。又西一里，忽塢墜間磴磚為衢，半里，繞大村之前，又西半里，抵村側新橋而止，是為大舌甸村。其塢來溪為田，塢環而田甚辟；其村倚山為衢，村巨而家甚古，蓋李氏之世居也。村後一山橫擁於北，又一山三峰遞下，斜突於西南。有小流自其峽中出，由村西而南入大溪，架橋其上，西逾之，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。二里，抵其西垂，則大溪自南直搗其麓，乃逾堰東向。其麓為水所蓄，石崖逼削，幾無置足處。歷堰之西，上流停洄，自南而北，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。又行南峽一里餘，則有石樑一壑，東西跨溪上，是為獨木橋。路從橋西直南上坡；其逾橋而東者，乃往省大道。是橋昔以獨木為之，今易以石，有碑名之曰躡雲，而人呼猶仍其舊焉。橋側有梅一株，枝叢而乾甚古，瓣細而花甚密，綠蒂朱蕾，冰魂粉眼，恍見吾鄉故人，不若滇省所見，皆帶葉紅花，盡失其「雪滿山中，月明林下」之意也。乃折梅一枝，少憩橋端。仍由其西上南坡，隨坡西轉，蓋是溪又從西塢來，至是北轉而逾石堰，是坡當其轉處。其南又開東西大塢，溪流貫之。路溯溪北崖，循北山西行，一里，有聚落倚北山下，是為獨木橋村。有寺當村之中，其門南向，其處村無旅店，有北京僧接眾於中，余乃入宿。

初八日 晨起寒甚。顧僕復病，余亦苦於行，止行一里，遂憩水井屯寺中。

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，過家莊，半里，轉南，半里，倉屯橋。二里半，泗峽口。轉西五里，王家橋。五里，孚眾橋。西上山，□里至脊。轉南半里，廟山營。西下半里，廟前打哨。西下二里，有岐轉北坳。一里，復西隨平峽北。二里，又西下，二里，至峽底。西平行一里半，復於峽北上。一里，轉北坳而西，又北半里，過一峽脊。又北下半里，又北度一峽底。又西上坡，一里，轉而北，又一里，轉而西下，一里，至脊間，又西二里餘，乃下脊。一里餘，抵其北，曰小乞老村。又西四里，抵西山下，有村。轉南一里，西過一小坳，又半里，西南過新壩屯。又西半里，過新壩橋。又西一里，轉而南，二里，盤西山嘴，轉而西北，一里餘，入大姚東門。半里，過縣前。又西南至旅肆歇。

初十日 早寒甚。出北門，半里，經南門，轉而西南上坡。一里，有橋跨溪上，曰南門橋。過橋，南上坡，一里，登坡，倚西山南行。三里，其塢自南來，有塔在塢東北山上，乃沿西山南下，半里，抵塢底。又半里，見有水貫塢中，石樑跨其上，是名土橋。即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，向東北峽去，橋北為大姚，橋南為定遠，蓋以是水為界也。從橋南上坡，有村為定遠屯。入峽漸上，一里東轉，半里上坡，半里，由坡南轉，一里，是為賴山哨。於是南下，一里，抵東南坡頭。有岐，南行者為姚安府路，有海子在東；東行者為赤草峰路。逾坡東下一里，為赤草峰北村。由村轉南，溯溪行一里，度橋而南，半里，隨赤草峰街子南行。一里，乃東上山。一里半，逾嶺東南下，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，甚遙。下坡半里，由西山東麓南行。二里，村落傍溪左右，皆為乞老村。又東一里半，始傍西水南行。半里，東度小橋，遂由東麓南行。二里至鹿家村後，遂東上山。山半有岐，路從歧入峽，半里，渡溪東北上。一里，至妙峰山德雲寺。寺門西向，南望煙蘿，後有夢庵亭。後五里，碧峰庵。

十一日 待師未歸，看《藏》。

十二日 飯，仍西下山。二里，南行。二里，隨塢西轉。二里，有橋跨溪上，曰梁橋。度其北，即乞老村盡處也，其水自南來入，路從村西上嶺。一里半，逾坳西，行嶺上半里，有岐從西南下，誤從坡下直西。半里，乃改從岐西南行。半里，漸下轉南，又一里，乃南下，半里，抵峽中。隨峽南去半里，有大路隨東峽來，小水隨之。西半里，入南峽。一里，有池在峽中。又一里半，峽分兩岐，從西南者，倚東嶺平上。一里，南逾坳。由坳轉而西，始見西塢大開，西南有海子頗大，其南有塔倚西山下。是即所謂白塔也。乃西南下坡，二里，有村在坡下，曰破寺屯。於是從岐直西小路，一里，渡溪。稍西南半里，有一屯當溪中，山繞其北，其前有止水。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，是為海子北堤。由堤西小路行半里，抵西坡下，是為海口村。轉南，隨西山東麓行，名息夷村海子。三里，海子西南盡，有路直抵大山下，半里，為高土官家。由其西南入峽中，上坡一里半，有神廟當坡峽間。又上半里，活佛寺臨其後。其西大山名龍鳳山，又名廣木山。寺號龍華，僧寂寂空。是日下午，寂空留止後軒東廂。其後有深峽下懸，峽外即危峰高峙，庭中藥欄花砌甚幽。牆外古梅一株，花甚盛，下臨深簷，外映重巒。是夜先訂寂空，明晨欲早行，求為早膳。

白塔尚在寺東南後支岡上。岡東有白塔海子，其南西山下，又有陽片海子，其東又有子鳩海子，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，與息夷村共五海子。

十三日 味爽起，飯已久待，遂飯而下山。二里，仍出土官家後，遂轉南行。一里，過格香橋，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，此峽正與白塔之岡，中格而對峙。又南二里，有風自西界東突而出，路盤其東垂，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。從海子北堤東向行，半里，隨堤南轉，一里半，抵海子東南盡處，遂東南行。四里，有岡自西而東突，是為龍岡衛，盤岡東皆大聚。半里，過聚東行。一里，復南。二里，曲度乾底。復南二里，則西山一峰，復突其南，遂漸抵東山，則南北成兩界焉。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，歇青蓮庵。

青蓮碑記曰：「東煙蘿，西金秀，南青蛉，北曲折。」

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□里，鎮南州；東逾大山一百四□里，定遠縣；西逾小坡一百二□里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□里，白鹽井。

姚安東西兩界，皆大山夾抱，郡城當其南，西界最辟，直北二□五里，兩界以漸而東，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。中有小水，西自鎮南州界北來，至郡北慶堰為湖，下流繞北峽之門而出，所謂青蛉川也。

十四日 飯於青蓮。日色已高，循城南一里半，為觀音寺。轉北過西門，共一里，抵舊西門。二裡半，抵西麓，是為古寺山，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，即《志》所稱祥龜寺也。二里，逾頂下，其西環塢北口，則羊片湖在焉。西下一里半，行塢中。一里半，有坊當塢中，曰羊片屯。西過半里，轉南半里，又西南半里，抵小山之麓。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，又西上一里半，有岐焉：西北者，入山樵牧者所經；西南盤嶺者，大道也。盤嶺上一里半，逾其頂，是為當波院，而實無寺宇，乃南來之脊，北度而東，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。於是西南下二里，有小水南流，隨之南入簷。又東一里半，轉而西一里半，峽始開。稍北盤坳一里，復西南下坡。三里，峽中溪自南而北注，有橋跨之。度橋，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。二里，飯於村家。又南向行二里餘，其峽自西來轉，水亦從之，於是折而入，是名觀音簷。管中止容一水，西湖之入二里，有觀音堂，其前堰水甚泓澈，其側石亦嶮呀。又西三里，乃南上山，甚峻。二里，陟其脊，乃東南下。一里，抵峽中，遂循坡西南下，二里，抵景聚橋。橋上有亭，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。過橋三里，是為彌興，居集甚盛。又南半里，轉西一里餘，有公館神廟在岡上。由其前西南半里，轉而西，於是連逾三坡，下陟三峽，共九里，有村懸西坡上，是為孫家灣，宿。

十五日 味爽，飯而行，霜寒殊甚。南上坡，溯小流入。五里，盤一坡，坡下有洞甚東，其東北人家，曰尾茸村。稍西轉南，是為龍馬簷。三里，有哨當潤東坡上，是為龍馬哨，有哨無人。山壑幽阻，溪環石隘，樹木深密，一路梅花，幽香時度。又南一里，隨峽轉西。一里，有一峽自南來，甚深隘；一峽自西來。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，一里出峽，乃成塢焉。西向平下一里，有村

當其西，是為大大苴村。西行二里，抵西山下，遂西上坡。半里，逾坳，北下陟塢，西北半里，是為小大苴村。由其南半里，轉而北上坡。循西峽行二里，下渡澗中小水，即西上嶺，甚峻。三里半，逾嶺頭。西行脊上，或南峽上，又臨北峽，再平再上，三里餘，則盤西嶺之東，北轉二里，逾其脊，此最高處也。東望煙蘿東界尖山，在錢章關者，隱隱連妙峰，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；惟北望活佛寺大山，反為孫家灣後山所隔，不可見。又西二里，當西突之處，有人守哨焉，是為老虎關哨。哨西下半里，行坡間一里半，是為打金莊牌界。又西一里半，逾坡，又西上一里半，是為絕頂，有公館，東南之峽，至是始窮。其脈自南天申堂後，直北分支來，東度老虎關而北。於是西向稍下，半里，度一坡，半里，逾其巔。從巔西行一里，遂西望四□里外，層山一重西繞，又高峰一帶南環者，皆大脊也，其東有小脊二重內隔，外有遠峰二抹西浮，不知為點蒼為雞足也。於是西下頗坦，五里下至峽中，是為五里坡，有水自南而北，小石樑跨之。度而西，盤西山下南峽入，一里，又躡坡而上，一裡，凌其巔。一里半稍下，平行嶺上。二里餘，西向下，有溪自西南來，北向去，亦石樑跨之，是為普昌河。西上坡半里，為巡司。半里，復上一山脊。由脊西行四里，乃下，一里而抵普湖。

□六日 由普湖西北行。二里，渡一水，一里，又渡一水，乃西上坡。二里，逾坡上，一里，脊上平行，三里，為金雞廟。又西二里，為界坊，乃姚州、小雲南界。又西行嶺上五里，至水盆哨，乃西北稍下，即見南界水亦西流，出鼻窗而下元江矣。乃隨北山臨南峽西行。二里，山坑南墜峽，路隨西脊過，有村當脊間，是為水盆鋪。蓋老龍自西南來，從此脊北度，峙為一峰，其東南又折而南為水盆鋪，惟中央一線，南流下元江雲，鋪西北上有關帝廟，就而作記，聽顧僕同行李先去。久之，乃隨大道西二里，則嶺北山下，亦下墜成西向之峽。於是循南峽之頂西陟峽北所起尖山，是為青山，至是其西橫拖而去。於是循南峽之頂西行。二里，忽見路北墜峽西去，路由其峽南嶺脊行，於是與峽北之尖山，又對峽分流，西注雲南，而北下金沙矣。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，至洱海衛城南青華洞東度，又聳而南為水目山，其南又東轉為天華山，即雲南川壩子南兜之山也。從天華東北轉，數起而為沫滂東嶺，又東過公館而度水盆鋪，北聳為青山，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，故自打金莊嶺望之，僅為北尖峰，而至此又橫夾而西。然是山西北二支，皆非大脊也；大脊即從東南水盆哨過脈，遂東南迤邐於天申宮南，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。所過水盆哨、鋪之南間，相去不過二里，忽度其脊南，又度其脊北，至由峽南嶺稍上稍下，西南二里，公館當其頂。又西下西上，再從嶺脊西行八里，脊自西南來，至此稍突而北，乃轉而北緣之。二里，又西南下，始追及前行行李。於是遂出山之西崖，見其西塢大開，於是直下，五里及麓，為沫滂麓。西截塢八里，有二石樑東西跨，其下皆涸乾，而川水實由之北注。又西二里，過大水堰塘。堰稍北，復西□里，抵西山下，為小雲南驛，宿。

□七日 味爽飯。詢水目寺在其南，遂由岐隨山之東麓南行，盤入其西南塢中。共五里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，即洱海衛青海子之流也，是為練場村，村在水西。渡橋西，復沿山而南，一里半，為溫泉，其穴西向。待浴婦，經兩時乃浴。仍南沿而麓半里，又盤其山之南塢入，有溪自塢東出，即水目之流也，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。溯水西入，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。橫截其間，五里，抵西山麓，有村甚大，曰冉家屯。由其後西向上山，於是溪流夾村矣。西上逾一嶺，二里稍下，涉一澗。其澗自南而北，溯之南上。山間茶花盛開。又二里餘，為水目寺。

余誤從其南大路，幾逾嶺，遇樵者，轉而東北下，半里，入玉皇閣。又下，觀倒影，又下，過普賢寺，又下，遇行李於靈光寺，遂置於寺中樓上。乃西至舊寺訪無住，方在上新建住靜處，不值。舊寺有井，有大香樟，有木犬，有風井，有塔。由其後上無影庵，飯於妙忍老僧靜室。暮過觀音閣，觀《淵公碑》，乃天開□六年楚州趙祐撰者。

□八日 往無住處。

午過徽僧戒月靜室，飯。

下午，觀慧然新樓花卉。

□九日 早，雨雪。

無住苦留，因就火僵臥。

上午，雨雪條開，再飯，由山前東北下。五里，下山，過一村。北向二里，逾一坡。又二里，過一小海子，其北岡上有數家，曰酒藥村。一里，越之，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。五里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，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，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。八里，則南山再突而北，瀕於海，路或盤之，或逾之。又五里，為狗村鋪，坊名瑞禾，館名清華。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，西向白崖城站四□里。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。洞北有路西過嶺，此白崖道；洞南有塢南過脊，此滅渡道。余出洞，循西山仍北行，六里，入衛城南門。顧僕亦至。出西門宿。

二□日 飯而行，猶寒甚而天復霽。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，五里，抵一村，其北有水自西峽出，遂隨之入。一里餘，稍陟坡，一里餘，有村在澗西，曰四平坡。北轉五里，渡溪橋，又北上三里，為九鼎山寺。又二里陟其巔，飯。下午，從東北下，三里，過北溪橋，仍合大路，循梁山西麓西北溯流入。五里，梁山村。北八里，松子哨。行半里，溪西去，路北去，半里，逾嶺。又東北下者五里，則溪復自西來，又有一小溪，自幕山北麓來與之合，乃涉其交會處，是為雲、賓之界。又東二里，為自北關，已暮。又東二里半，渡澗橋之北。又東半里，轉北一里半，為山岡鋪，宿。

二□一日 平明，橋大塢中。北向□里，其西為賓居。

又北五里，有小水出田間。又北三里，有澗自西峽出，隨之北二里，為火頭基。西北連渡二溪，又北五里，總府莊。又北三里，賓川州在東坡上，東倚大山，西臨溪流，然去溪尚里許；其濱溪東岸者，曰大羅城。令行李先去，余草記西崖上。

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，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，交錯於塢中，為州下流之輪，溪至是始曲折濼之，始得見其形焉。又北三里半，逾東突之岡，則見有村當其北麓，是名紅帽村。溪自東南濼東突之岡，西轉而濼於村之前，其前又開大塢北去。仍循西山北行，五里，漸轉而西，於是岐分為二：東北隨流遵大塢直去者，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；西北從小塢逾嶺者，由江果往雞足道。余初由山岡鋪北望，以為東界大山之北嶺即雞足，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瀾滄江。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，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；其東界大山，乃自梁山出北轉，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，非大脊也。

從小塢西二里，逾西界之脊，始見雞足在西，其高與東界並，然東界尤屏互，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。從脊上南望，其南五德山橫互天南，即前洱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，其上有雪處也，至是又東西橫峙；其東又聳幕山，所謂梁山也；二山中坳稍低，即松子哨度脊而北處也。從嶺西行三裡，稍北下，有溪自西而東，注於賓川大溪，架梁其上，覆以亭，是為江果村，在溪北岸，其流與火頭基等。時日甫下午，前向東洞尚三□五里，中無托宿，遂止。

二□二日 味爽，由江果村飯，溯溪北岸西行。其溪從西峽中來，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，五福之北者，洱海東山之流也。四里，登嶺而北，寒風刺骨，幸旭日將升，惟恐其遲。盤嶺而北一里半，見嶺北又開東西塢，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，注於賓川大溪，即從牛井街出者。此塢名牛井，有上下諸村，其水自雞足峽中來，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。於是西向漸下，一里半而抵塢中。又西一里過塢中村後，在坊曰「金牛溢井」，標勝也。又西二里，復逾岡陟峽，蓋其山皆自南突出，瀕溪而止，溪東流濼之，一開而為煉洞，再開而為牛井，此其中突而界之者。

盤峽而上，迤邐西北，再平再上，五里，越嶺而復得塢。

稍下一里半，有坊在坡，曰「廣甸流芳」。又一里半，復過一村後，此亦煉洞最東南村也。又北二里，有村夾道，有公館在村頭東北俯溪，是為煉洞之中村。其北二里，復上嶺。二里，越之而北，有坊曰「煉法龍潭」，始知其地有蟄龍，有煉師，此煉洞所由名也。

又北二里，村聚高懸，中有水一池，池西有亭覆井，即所謂龍潭也。深四五丈，大亦如之，不溢不涸，前瀕於塘，土人浣於塘

而汲於井。此雞山外壑也，登山者至是，以為入山之始焉。其村有親迎者，鼓吹填街。余不顧而過，遂西北登嶺。

五里，有庵當嶺，是為茶庵。又西北上一里半，路分為二：一由嶺直西，為海東道，一循峽直北，為雞山道。遂北循之。稍下三里而問飯，發筐中無有，蓋為居停所留也。又北下一里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，其峽回合甚窄，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泄餘波也。有橋亭跨兩崖間。越其西，又北上逾嶺，一里，有哨兵守嶺間。又北一里，中壑稍開，是為拈花寺，寺東北向。余餒甚，入索飯於僧。隨寺北西轉，三里，逾岡之脊，是為見佛台。由此西北下一里，又涉一北下之峽，又西逾一北下之脊，始見脊西有塢北墜，塢北始逼雞山之麓。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，塢界其中，至此塢轉東北峽，路盤其東南支，乃谷之縮會處也。

西一里，見有坊當道左，跨南山側，知其內有奧異。訊之牧者，曰：「其上有白石崖，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。」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，獨返步尋之。曲折東南上，果一里，得危崖於松篁之間。崖間有洞，洞前有佛字，門北向，鑰不得入。乃從其西逾窳徑之棘以入，遍遊洞閣中。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，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，乃從之下，一里仍至大路。又西北二里，下至塢中，渡溪，是為洗心橋，雞山南峽之水，西自桃花簪、南自盒子孔出者，皆由此而東出峽，東南由煉洞、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。溪北雞山之麓，有村頗盛，北倚於山，是為沙址村，此雞山之南麓也。於是始迫雞山，有上無下矣。

從村後西循山麓，轉而北入峽中，緣中條而上，一里，大坊跨路，為靈山一會坊，乃按君宋所建者。於是岡兩旁皆澗水冷冷，喬松落落。北上盤岡二里，有岐，東北者隨峽，西北者逾嶺；逾嶺者，西峽上二里有瀑布，隨峽者，東峽上二里有龍潭；瀑之北即為大覺，潭之北即為悉檀。余先皆不知之，見東峽有龍潭坊，遂從之。盤磴數折而上，覺深窄險峻，然不見所謂龍潭也。逾一板橋，見塢北有寺，詢之，知其內為悉檀，前即龍潭，今為壑矣。時余期行李往大覺，遂西三里，過西竺、龍華而入宿於大覺。

二〇三日 飯於大覺，即東過悉檀。悉檀為雞山最東叢林，後倚九重崖，前臨黑龍潭，而前則回龍兩層環之。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，或稱雪潭，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。弘辨、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，即請移館。余以大覺遍周以足疾期晤，於是欲少須之。乃還過大覺，西上一里，入寂光寺。住持者留點。此中諸大刹，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辟禪堂方丈，與大覺、悉檀並麗。又稍西半里，為水月、積行二庵，皆其師用周所遺也，亦頗幽整。

二〇四日 入晤遍周，方留款而弘辨、安仁來顧，即懇移寓。遂同過其寺，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。問仙陀、純白何在，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。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，即殷然以瘞骨事相訂。及入山，見兩山排闥，東為水口，而獨無一塔，為山中欠事。至是知仙陀督塔工，而未知建於何所。弘辨指其處，正在回龍環顧間，與余意合。飯後，遂東南二里，登塔基，晤仙陀。

二〇五日 自悉檀北上，經無息、無我二庵。

一里，過大乘庵，有小水二派，一自幻住東，一自蘭陀東，俱南向而會於此，為悉檀西派者也。從二水之中蹙坡上，二里餘，東為幻住，今為福寧寺，西岡為蘭陀。幻住東水，即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，與九重崖為界者；幻住西水，即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，上自莘野靜室，發源於念佛堂，而為獅子林中峽之水也。

循東岡幻住旁，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，即天香者。

時寺中無人，人訊莘野廬，小沙彌指在盤崖杳藹間，當危崖之西。乃從其後躡崖上，穿林轉磴，俱在深翠中，蓋其地無喬松，惟雜木繽紛，而疊路其間，又一景矣。數〇曲，幾一里，東躡岡，即野愚廬；西緣崖度峽，即莘野廬道。

於是西向傍崖，橫陟半里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，戶扃莫入，是為悉檀寺庫頭所結。由其前西下蘭陀寺，躡其後而上，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。時知莘野在牟尼山，而其父沈翁在室，及至而其門又扃，知翁別有所過，莫可問。遂從其左上，又得一靜室。主僧亦出，有徒在，詢之，則其師為蘭宗也。又問：「沈翁何在？」曰：「在伊室。」問：「室何扃？」曰：「偶出，當亦不遠。」余欲還，以省中所寄書畀之。其徒曰：「恐再下無覓處，不若留此代致也。」從之。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，躡台入一室，則影空所棲也。影空不在。乃從其左橫轉而東，一里，入野愚靜室，所謂大靜室也。有堂三楹橫其前，下臨絕壁。其堂窗櫺疏朗，如浮坐雲端，可稱幽爽。室中諸老宿具在。野愚出迎。余入詢，則蘭宗、影空及羅漢壁慧心諸靜侶也。

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，遂留余飯。

飯後，見余攜書篋，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。蘭宗獨津津不置，蓋曾云游過吾地，而潛心文教者。

既乃取道由林中向西向羅漢壁，從念佛堂下過，林翳不知，竟平行而西。共一里半，有龕在磐石上，人問道。從其西南半里，逾一突嘴，即所謂望台也，此支下墜，即結為大覺寺者。望台之西，山勢內遜，下圍成峽，而旃檀林之靜室倚之。

峽西又有脈一支，自山尖前拖而下，是為旃檀嶺，即西與羅漢壁分界者。是脈下墜，即為中支，而寂光、首傳寺倚之，前度息陰軒，東轉而盡於大士閣者也。由望台平行而西，又二里半而過此嶺。嶺之西，石崖漸出，高擁於後。乃折而北上半里，得碧雲寺。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，香火雜沓，以慕師而來者眾也。師所棲真武閣，尚在後崖懸嵌處。乃從寺後取道，宛轉上之。半里，入閣，參叩男女滿閣中，而不見師。余見閣東有台頗幽，獨探之。一老僧方濯足其上，余心知為師也，拱而待之。師即躍而起，把臂呼：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」且詮解之。

手持二襪未穿，且指其胸曰：「余為此中忙甚，襪垢二〇年未滌。」方持襪示余，而男婦聞聲湧至，膜拜不休，台小莫容，則分番迭換。

師與語，言人人殊，及念佛修果，娓娓不竭。時以道遠，余先辭出。見崖後有路可躡，復攀援其上。轉而東，得一峽上緣，有龕可坐，梯險登之。

復下碧雲庵。適慧心在，以返悉檀路遙，留余宿。主寺者以無被難之，蓋其地高寒也。余乃亟下。南向二里，過白雲寺，已暮色慾合。從其北傍中支腋行，路漸平而闊。二里，過首傳寺，暗中不能物看色。又東南一里餘，過寂光。一里，過大覺。又東一里過西竺，與大道別，行松林間，茫不可見。

又二里過悉檀前，幾從龍潭外下，回見燈影，乃轉覓。抵其門，則前〇方堂已早閉不肯啟，叩左側門，乃得入宿焉。

二〇六日 晨起飯。弘辨言：「今日豎塔心，為吉日，可同往一看。幸定地一處，即可為靜聞師入塔。」余喜甚。弘辨引路前，由龍潭東二里，過龍砂內支。其腋間一穴，在塔基北半里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。先有三塔，皆本無高弟也。最南一塔，即仙陀、純白之師。師本嵩明籍，仙陀、純白向亦中表，皆師之甥，後隨披薙，又為師弟。

師歸西方，在本無之前，本公為擇地於此，而又自為之記。

余謂辨公，乞其南為靜聞穴。辨公請廣擇之。又有本公塔在嶺北，亦惟所命。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為便，議遂定。靜聞是日入窆。

二〇七日 余見前路漸翳，而支間有跡，可躡石而上，遂北上攀陟之。

屢懸峻梯空，從崖石間作猿猴升。

一里半，則兩崖前突，皆純石撐霄，拔壑而起，自下望之，若建標空中，自上凌之，復有一線連脊，又如瓊台中懸，雙闕並倚也。後即為橫互大脊。披叢莽而上，有大道東西橫山脊，即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。因昔年運磚，造城絕頂，開此以通驢馬。

余乃反從其東半里，凌重崖而上。

然其處上平下嵌，俯瞰莫可見，不若點頭峰之突聳而出，可以一覽全收也。

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，通道於中，有開處下瞰山後。其東北又峙山一圍，如箕南向，所謂摩尼山也，即此山餘脈所結者。其西北橫拖之支，所謂後趾也，即南聳而起為絕頂者。

故絕頂自南壑望之，如展旗西立，羅漢九層之脊，則如展旗東立；自北脊望之，則如展旗南立，後趾之脊，則如展旗北立。此一山大勢也。若桃花箐過脊，又在絕頂西南峽中，南起為香木坪之嶺，東互為禾字孔之脊，與羅漢壁、點頭峰南北峙為兩界。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，乃對山而非雞足矣。若南條老脊，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、羅漢壁、點頭峰，又其東出之支，非老乾矣。山後即為羅川地，北至南衙，皆鄧川屬，與賓川以此山脊為界，故絕頂即屬鄧川，而曹溪、華首，猶隸賓川焉。若東出之摩尼，則北勝、浪滄之所轄，此又以山之東麓雞坪山為界者也。

從脊直北眺，雪山一指豎立天外，若隱若現。此在麗江境內，尚隔一鶴慶府於其中，而雪山之東，金沙江實透腋南注，但其處逼夾僅丈餘，不可得而望也。

由脊道西行，再隆再起，五里，有路南而上者，此羅漢壁東旃檀嶺道也；交脊而西北去者，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；交脊而東北下者，此羅川道也，隨脊而西者，絕頂道也。

於是再上，再紆而北，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。其北崖雪痕皚皚，不知何日所積也。又南上半裡，入其南門。門外墜壑而下者，獼猴梯出銅佛殿道；由北門出，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，束身峽出禮佛台，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。而獼猴梯在東南，由脊上；束身峽在西北，由齋中。此登頂二險，而從脊來者獨無之。

入門即迦葉殿。此舊土主廟基也，舊迦葉殿在山半。歲丁丑，張按君謂絕頂不可不奉迦葉，遂捐資建此，而移土主於殿左。其前之天長閣，則天啟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。後有觀風台，亦閣也，為天啟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，今易名多寶樓。後又有善雨亭，亦張按君所建，今貌其像於中。

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腳蓬廬，語意大含譏諷。殿亭四圍，築城環之，復四面架樓為門：南曰雲觀，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；東曰日觀，則泰山日觀之義；北曰雪觀，指麗江府雪山也；西曰海觀，則蒼山、洱海所在也。張君於萬山絕頂興此巨役，而沐府亦伺其意，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，蓋以和在省城東，而銅乃西方之屬，能剋木，故去彼移此。

有造流言以阻之者，謂雞山為麗府之脈，麗江公亦姓木，忌剋剋，將移師雞山，今先殺其首事僧矣。余在黔聞之，謂其說甚謬。麗北雞南，聞雞之脈自麗來，不聞麗自雞來，姓與地各不相涉，何剋之有？

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，止無地以豎，尚候沐府相度，非有阻也。但一城之內，天長以後，為河南僧所主，前新建之迦葉殿，又陝西僧所主，以張按君同鄉故，沐府亦以銅殿屬之，惜兩僧無道氣，不免事事參商，非山門之福也。余一人山，即聞河南、陝西二僧名，及抵絕頂，將暮，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，遂以行李置之。其姪明空，尚在羅漢壁西來寺。由殿側入天長閣，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，毋令從中出入也。河南僧居多寶樓下，留余晚供。觀其意殊特別憤憤。余於是皆腹誹之。

還至土主廟中，寒甚。

陝僧熬火供果，為余談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。

「今現在西來，可一顧也。」余唯唯。

二□八日 晨起寒甚，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，已皎然上升矣。晨餐後，即錄碑文於天長、善雨之間。指僵，有張憲副二碑最長，獨不及錄。還飯迦葉殿。乃從北門出。門外岡脊之上，多賣漿淪粉者。脊之西皆削崖下覆，豈即向所謂捨身崖者耶？北由脊上行者一里，乃折而西下，過一敞閣，乃南下束身峽。

巨石雙迸，中嶠成坑，路由中下，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，宛轉峽中，旁無餘地，所謂「束身」也。

下半里，得小坪，伏虎庵倚之。庵南向，從其前，多賣香草者，其草生於山脊。

循捨身崖東南轉，為曹溪、華首之道；繞庵西轉，盤絕壁之上，是為禮佛台、太子過玄關。余乃先過禮佛台。有亭在台東，亦中記，台峙其前石叢起中，懸絕壑之上。北眺危崖，倒插於深壑中，乃絕頂北盡處也，其下即桃花箐，但突不能俯窺耳。其東南壑中，則放光寺在焉，其西隔塢相對者，香木坪也。是台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，凌虛倒影，若浮舟之駕壑，為一山勝處，而亭既傾敝，不容無慨。台之北，崖壁倒懸，磴道斬絕，而西崖之瞰壑中者，萼瓣上迸，若蒂斯啟。

遙向無路，乃棧木橫崖端，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，遂分蒂而蹈，如入藥房，中空外透，欲合欲分。穿其奧窟，正當佛台之下，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，上連下迸，裂透兩頭。

側身而進，披隙而出，復登南台之上。仍東過伏虎，循岩傍壁，盤其整頂。仰視轟崖，忽忽欲墮，而孰知即向所振衣躡履於其上者耶。

東南傍崖者一里餘，有室倚崖，曰曹溪寺，以其側有水一泓，在轟崖之下，引流墜壑，為眾派之源，有似宗門法脈也。稍下，路分為二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，小徑西下危坡。

余睇放光在西南壑，便疑從此小徑為是。西循之一里餘，轉而北逾一嘴，已盤禮佛台之下，其西北乃桃花箐路，而東南壑底，終無下處，乃從舊路返。二里，出循崖正道，過八功德水，於是崖路愈逼仄，線底緣峻絕壁上，仰眺只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，下瞰只覺昏昏冥冥而莫晰其根，如懸一幅萬仞蒼崖圖，而綴身其間，不辨身在何際也。

東一里，崖勢上飛，高穹如簷，覆環其下，如戶闔形，其內壁立如掩扉，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，所謂華首門也。其高二□丈，其上穹覆者，又不知凡幾，蓋即絕頂觀海門下危崖也。門之下，倚壁為亭，兩旁建小磚塔囊之，即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，待六□百千歲以付彌勒者也。天台王□岳憲副詩偈鑄壁間，而倪按院大書「石狀奇絕」四字，橫鐫而朱丹之。其效顰耶？黥面耶？在束身書「石狀大奇」，在袈裟書「石狀又奇」，在兜率峽口書「石狀始奇」，凡四處，各換一字，山靈何罪而受此耶？

又半里，轟崖東盡，石脊下垂，有寺倚其東，是為銅佛殿，今扁其門曰傳燈寺，蓋即絕頂東突，由獼猴梯下墜為此，再下即迦葉寺，而為西南支發脈者。寺東向，大路自下而來，抵寺前分兩歧：由其北峽登寺後獼猴梯，為絕頂前門道，余昨從上所瞰者，由寺前循崖西轉，過華首門，上束身峽，為絕頂後門道，余茲下所從來者。蓋寺北為峽，寺西為崖，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，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。

寺北有石峰突踞峽中，有庵倚其上，是為袈裟石。余初不知其為袈裟石也，望之有異，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。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。石紋離披作兩疊痕，而上有圓孔。僧指其紋為迦葉袈裟，指其孔為迦葉卓錫之跡。即無遺蹟，然其處回崖外繞，墜壑中盤，此石巖崖瞰壑，固自奇也。僧淪米花為獻，甚潤枯腸。余時欲下放光、聖峰諸寺，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，遂循石右上。半里，升梯。梯乃自然石級，有疊磴痕可以銜趾，而痕間石芒齒齒，著足甚難。脊左瞰即華首轟崖之上，右瞰即袈裟墜壑之端，其齒齒之石，華首門乃垂而下，此梯乃錯而上者，然質則同也。上半里，數折而梯盡，仍從峽上。

問去頂迴絕，乃返步下梯，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。

一里，橫盤峽底，有庵當其中，所謂兜率庵也，已半傾。

其後即絕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，庵前峽復深墜。

循庵橫度，循左崖下半里，崖根有窪內嵌，前有巨樹流蔭，並鶴岫居士詩碑。其前峽遂深蟠，路從其上，又分為兩：循右峽中西南下者，為迦葉寺、聖峰寺西支大道；循左崖下東向行者，為西來寺、碧雲寺、羅漢壁間道。余時身隨西峽下，而一步一回眺，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。下半里為仰高亭，在懸峽中，因圯未入。

既下，又半里出峽，為迦葉寺，其門東向，中亦高敞。此古迦葉殿，近因頂有新構，遂稱此為寺云。入謁拜見尊者。從其前南向循岐而下，其路峻而大。兩巧者覆松為棚。曲折夾道數□折，一里餘而至會燈寺。寺南向，入謁而出。東下半里，有岐西去者，放光寺道也。恐日昃不及行，遂不西向而東趨。其路坦而大，一里為聖峰寺。寺東向，踞分支之上。前有巨坊，後有杰閣，其勢甚雄拓。閣祀玉皇，今皆以玉皇閣稱之。從此北瞻西來寺，高綴層崖之上，屏霞互壁，飄渺天半，其景甚異。出寺，東隨隴行，二

里，過白雲寺。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，過慧林庵，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。遂渡其左峽，東過大覺寺蔬園，一里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，從千佛閣前觀街子。街子者，惟臘底年底集山中，為朝山之節，昔在石鐘寺前，今移此以近大覺，為諸寺之中也。

由街子東半里，過西竺寺，又二里餘，入悉檀。

具餐後，知沈公事。來叩，尚留待寺間，亟下樓而沈公至，各道傾慕之意。時已暮，寺中具池湯候浴，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。池以磚甃，長丈五、闊八尺，湯深四尺，炊從隔壁釜中，竟日乃溫。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，然後入池，坐水中浸一時，復出池外，擦而滌之，再浸再擦，浸時不一動，恐垢落池中也。余自三里盤浴後，入滇只澡於溫泉，如此番之浴，遇亦罕矣。

二□九日 飯於悉檀，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。

余市鞋，顧僕市帽。遇大覺、遍周亦出遊，欲拉與俱。余辭歲朝往祝，蓋以其屆七旬也。既午，沈公先別去，余食市面一甌。

一里餘，從大乘庵上幻住。一里入幻住，見其額為福寧寺，問道而出，猶不知為幻住也。

由其右過峽西北行，一里而入蘭陀寺，寺南向。由正殿入其東樓，良一師出迎。問殿前所臥石碑。曰：「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。」昔豎華首門亭中，潘按君建絕頂觀風台，當事者曳之頂，將摩鐫新記，良一師聞而往止之，得免，以華首路峻不得下，因紆道置此。

余欲錄之，其碑兩面鐫字，而前半篇在下。良一指壁間掛軸云：「此即其文，從碑譽寫而出者。」余因低懸其軸，以案就錄之。良一供齋，沈公亦至。齋後，余度文長不能竟，令顧僕下取臥具。沈公別去，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。迨暮，錄猶未竟，顧僕以臥具至，遂臥蘭陀禪榻。顧僕傳弘辨、安仁語曰：「明日是除夕，幸爾主早返寺，毋令人懸望也。」余聞之，為淒然者久之。

三□日 早起盥櫛而莘野至，相見甚慰。

同飯於蘭陀。余乃錄碑，完而莘野已去。遂由寺循脊北上，其道較坦，一里，轉而東，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。又半里而入莘野樓，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。沈公為具食，莘野適至，遂燕其樓。義子躬執爨，煨芋煮蔬，甚樂也。莘野懇令顧僕取臥具於蘭陀曰：「同是天涯，何必以常住靜室為分。」余從之，遂停寢其樓之北楹。其樓東南向，前瞰重壑，左右抱兩峰，甚舒而稱。樓前以杪松連皮為欄，制樸而雅，樓窗疏櫺明淨。度除夕於萬峰深處，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。薄暮，憑窗前，瞰星辰燁燁下垂，塢底火光，遠近紛拏，皆朝山者，徹夜熒然不絕，與瑤池月下，又一觀矣。